

警世纪实文学

郭叙 著

高墙悔

在人生的最后时刻

他们的心态不同

表情不一

但却无法掩饰内心的恐惧

和对人生的眷恋

哀叹中

他们发出临刑前的忏悔

沈阳出版社

警世纪实文学

高 墙 梅

郭叙 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高墙悔 / 郭叙 著. —沈阳: 沈阳出版社, 2001. 8

ISBN 7-5441-1737-5

I. 高... II. 郭... III. 刑事犯罪—案例—分析—
中国 IV. D924. 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61108 号

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10011)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字数: 200 千字 印张: 10

印数: 1 - 5000 册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

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信 群 杨敏诚

责任校对: 孙家骥

封面设计: 高 禾

版式设计: 杨 旭

定价: 18.00 元

铁骑突出刀枪鸣

(代序)

徐寅立

本书是描写发生在一个看守所第6监室里的故事。这部作品是郭叙先生根据20多年公安工作的亲身经历而作，也是反映公安司法战线与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作品。

人到中年的郭叙先生，现为二级警督。他出身于中原的农家，军转到公安战线，从最基础的派出所工作开始，一步步成长为公安系统的科长、政委等职。他从事过刑侦、治安、预审、管教等多项工作，积累了丰富的与犯罪分子做斗争的经验。对社会中的另一面各色人等，他了解颇详；对各个时期发生案件中的正反两方面的斗争，有亲身的经历；对公安人员的无休止的细微、繁复、艰辛的劳动身体力行。因此，他所记述的故事，具有一定的现实性、真实性、权威性。他驾驭文字、布局谋篇等方面，有的可能还不够精彩，却突出了一目了然的写作风格，从而使他的纪实性文章值得一读。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，公安系统的人士写监所高墙里的悔恨的文学，还是比较罕见的。

特别要提到的，这几十万字，都是郭先生在本职工作之余，牺牲了大量休息时间，用电脑敲出来的。他那双看似粗壮的手指，在键盘上飞快的点击，熟练程度令人吃惊，绝不亚于专业人士。这就是一双半路出家自学成才的中年汉子的手吗？这就是一双握过锄把，扛过钢枪的手吗？但这确

确实是一双平凡的手，勤奋的手，为打击犯罪、保社会平安愿做无私奉献的手。顺便多说一句，正是这双手，擅长音乐，演奏古筝屡屡在多种大赛中夺得名次。看似纠纠武夫的郭先生，写文章、敲电脑、操琴瑟、亦武亦文、亦勇亦雅。憨厚朴实中不失细腻，粗犷豪放中不失精致。在他这种特殊职业里，大约也比较出众吧。

据说在和平年代，危险性最大的职业是警察，全国每天牺牲1.5人；寿命最短的职业是警察，人均寿命48岁。身为警察，哪里有危险，哪里有困难，哪里有案情或百姓求助，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。为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冲锋在前、享受在后，当社会需要的关键时刻，愿以生命为代价奉献一切。人们通过对本书的阅读，了解到公安司法人员在执法如山的同时，又有人道主义一面，善良的人们会从本书中体会到警察的艰辛并给予理解与支持；公安人员阅读后能对工作有所帮助；人们能了解到总有一些不法分子在违法犯罪中暗中作祟，死到临头才悔之晚矣；了解到“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，以身试法者难逃制裁；企图违法或正滑向犯罪边缘的人，若看了这本书，不知是否能良心发现，金盆洗手……

郭叙的文章风格与为人一样，朴实无华，不故弄玄虚。故事有头有尾，情节的发生、发展、结局，交代得清清楚楚。特别适合于一般文化程度的人阅读，而这些人，恰恰在普法教育中，最需要用生动案例来接受法律知识，提高法制观念。书中的故事，通过活生生的案例，对公民进行遵纪守法基本道德的教育，相信本书的读者将会非常广泛。

“开卷有益”，陆陆续续看过郭叙先生每一篇文章，就他的作品读后感触，写了上述文字，不揣浅陋，代为序言。

目 录

- 一失足成千古恨 ····· 1
- 哭干老母泪 ····· 26
- 蛀 虫 ····· 41
- 被爹打过三枪的儿子 ····· 61
- 风骚妻子留下的悲剧 ····· 83
- 切除“是非根”的男人 ····· 111
- 窃贼的哀鸣 ····· 127
- 扭曲的爱情 ····· 146

爱·恨·悔·····	166
刑场上三叩头·····	196
被原油“淹”死的人·····	225
杀人·脱逃·苦难·····	245
黑鱼沟里的骷髅·····	266
附录:吸毒·贩毒·禁毒·····	281

一失足成千古恨



一对光腚娃娃长大，同一个学校念书，一起当兵，一块复员，相处几十年的同乡、同学、战友，一个是区税务局局长，一个是办公室主任。主任为了提升职称杀死局长。为提职去杀人，杀人又要偿命，多不值得啊！后悔莫及……

马喜正是第6监室的“老居民”、“老号底子”了。他是留所已决犯，又称留所服刑犯。

他是瓦房店人，会开汽车，曾被一家个体户雇用过。雇主发财心切，指使他参与盗窃原油的犯罪活动，结果被抓。主犯被判处15年徒刑，马喜正属从犯，被判一年徒刑。他认罪态度好，受到从轻处罚。

马喜正从宣判那天起，就正式向所长提出“留所服刑”申请。他说：“这个看守所条件好，执法严，管理也严，没有虐待，没有牢头狱霸，押在这里服刑真是享福。”

他被安排在第6监室，这是看守所为了安全管理工作，有意这么做的。马结识了一个又一个狱友，他的狱友一个又一个被判极刑，离开了监室。这就使得他愈发感到生活的烂熯，生命的宝贵与短暂。他结识的这些朋友出出进进，时间都不长，但情意却很真挚。

这一天，第6监室又押进一个犯罪嫌疑人。

铁门声响，黑漆牢门拉开了，监室内10多双目光“唰”地一下投向了它。

“马喜正，又来一位，安排一下。”崔副所长一边说，一边来到监室门前。

“是。”他以军事化的口气回答着。这也是犯人的习惯。

进来的人把监室所有人的眼睛都弄大了。只见他西服革履，50多岁，秃秃亮亮的前额，向后飘着的几撮稀疏灰白发还不时地扭动着。那模样使人联想到时下的导演、艺术家、音乐家之类。他们判断，这是个不寻常的犯罪嫌疑人。

“不寻常”把第6监室的习惯都改变了。大家没有围拢来，没人问他犯了什么罪，只是望着他，他也瞅着大家，鸦雀无声。

开晚饭了，他不去打饭，是马喜正替他打的，但他不吃。

“这位朋友，不吃饭不行，在这里更要保重身体。”马喜正最先开了口，“今晚你就睡在这儿，挨着我。”艺术家模样的人瞟了一眼马喜正，不置可否。

马觉得这个人很奇怪，该不是聋哑吧？

晚饭后，大家自由活动，有的轻声唠嗑，有的仰脖子看电视，还有的练气功……

艺术家模样的人坐在铺盖卷上，两眼死死盯着地板，像罗丹的《思想者》。

“睡觉吧，你刚来，过一阵子就习惯了。”马喜正不管他回答不回答，还是主动搭讪。

艺术家模样的人这才放开行李，和衣而卧。

“脱了睡，防冷。”马喜正轻声说。

监室内陆续响起鼾声。马喜正没睡，他知道挨着他的那个人也没睡觉，监室里有长明灯，看得很清楚。

过了好久，艺术家模样的人忽然抽泣起来。马喜正知道劝他没用，任他抽泣。又过好长时间，抽泣人便轻轻地站了起来。

马喜正双眼觑着，只见那人蹑手蹑脚，从躺着的人缝中走过去，可能上便所。但是，那人行动异常，不去厕所，在暖气片旁停下了。马喜正凭经验明白：他要自杀便一骨碌爬起来，欲抓住那人，那人已一头撞向暖气片上……

“不好，有人要自杀！”马喜正大喊一声。由于匆忙中拽住了自杀者的衣角，自杀者只是把前额碰出了血。那人休克一会儿，便苏醒过来。

第6监室的人都醒了。

今天又是金所长值班，他把艺术家模样的人提到值班室，急忙找狱医治伤，并要对他进行思想转化教育。

金所长用审问的口气说：“你叫辛什么？”

“辛仄。”艺术家模样的人眼盯墙角，平静地说。

金所长点点头，又摇摇头说：“你这名字真是与众不同，我们很多人都不认识‘仄’字，它当啥讲，是何意义？”

辛仄用陌生的目光凝视一下金所长，从容道：“仄就是平仄的仄，古人吟诗撰联讲声讲韵，仄就是古人四声中的上、去、入三声，而区别于平声，相当于现在的三、四声。”

“辛——老辛啊，不瞒你说，你说这些我刚有点懂，这个名字查字典都不好查，我看干脆叫你心‘窄’算了，好记。想自毁生命的人心都窄，心宽的人不会自杀。”说着，金所长用手摸一摸辛仄前额受伤处，边看边嘱咐：“防止发炎，以后不要再做傻事了。”

辛仄没进过看守所，没体验，听了一席话这才开始注意起金所长来。

他发现金所长块头不小，紫红脸膛，说话瓮声瓮气，亦庄亦谐又往往夹杂调侃，让你喜不起来怨不起来，难以捉摸。

“说吧，你为什么要自杀？”金所长切入了正题。

辛仄闭口不言，目不转睛的盯着墙角出神。

“那你继续谈一谈杀人动机吧。”

“有什么好谈的，我早就想杀他，为民除害，这种腐败分子，不杀他，法律根本制裁不了他。”辛仄理直气壮地说。

金所长说：“你是知识分子，不是法盲，杀人是犯法的，是犯罪的，知道不？”

“知道。杀人是犯法，是犯罪，杀人要偿命，这些我都知道。但我是想杀他，非杀他不可！”辛仄越说越来气，好

像杀他10次也不解心头之恨。

“你既然理直气壮地杀了他，还说为民除了害，那为何还要自杀？”

“杀了他我毫不后悔，我知道我犯法，先杀了他，为民除害，我也一死了之。我绝不拜倒求救，苟且偷生，我杀他杀得应该，我死也死得仗义……”辛仄侃侃而谈，好像他有千条理、万条理似的。

“辛仄，你是一个知识分子，受过高等教育，应该懂得国法。你杀了人，供认不讳，但你更应该认罪服法——”金所长停了停说：“自杀是很不明智的行为，你应该懂得自杀对看守所意味着什么……”

狱医来了。他为辛仄进行伤口检查，并做了简单处置。

金所长情真意切地说：“辛仄，我可以告诉你一句好话，男人大丈夫你杀得其人，就要认得其罪，在这里自杀是行不通的。你杀了人，现在还没正式定罪判刑，还享受国家公民的权利。看守所实行人道主义，你自杀受伤，死不成，活遭罪，还给监管工作带来麻烦……这些你必须认识到。回监后要很好的反省思考，有个好的表现，争取宽大。”

辛仄满意地点点头。

金所长把辛仄押进第6监室，上了脚镣，并用另一条铁链固定在地板中间。

“对不起了，辛仄，我们不得已才给你‘定位’的。”金所长一边给辛仄定位一边说。

“据我所知，在我没判刑之前是有人身自由的。”辛仄不温不火地提出了抗议。

“对对对，你说得对。”金所长说：“可是，我们给你‘定位’，限制你的自由正是为了你的安全。我们要对你负责，请你也对我们负责。”说着，又把辛仄脸上的眼镜摘了下来。

当天夜里，刚来的辛仄就过了“定位”生活，这也是对他严防自杀的惟一办法。

这几天，辛仄的心情真是糟透了。他兢兢业业地劳顿一生，拼搏一生，正当成果丰硕、生命大放华彩的时刻，一下子成了杀人犯，这个落差太大了。他实在承受不住这一现实。然而，这又是千真万确的。他确实杀了人，杀得那么痛快淋漓，那么慷慨激昂，那么惊险刺激。13刀，噗噗有声，鲜血四溅……

来到看守所，好像大梦初醒，他知道自己失去自由了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到了看守所的这次自杀不成的愚蠢行为，又夺去了他在牢中仅有的自由。他像一头牛、一只羊被拴在木桩上，动不得转不得。他成了众矢之的，成了第6监室的“洋景”。

一双双疑虑的目光投向他。这个挺斯文的人犯了什么罪，他来到看守所又为什么剃光头，为什么又摘掉他的眼镜，为什么一天提审他七八次……

“我要上厕所！”辛仄喊道。

“请问你大便还是小便？”马喜正说着，给他端来尿盆和尿盆。

辛仄连大便加小便。顷刻之间，那臊臭味便在第6监室弥漫开来。辛仄向四下扫了一圈，他从大家表情上领悟一丝难堪。接着，他又从马喜正轻轻为他擦屁股并倒掉尿盆的动作中感到内疚和自责。

他眼看着大伙挨个儿哗哗地冲澡，为这里的环境整洁和纪律严明感到吃惊。还有几个人来到他的面前，替他脱光衣服，端来小盆，为他冲澡，为他搓身，他简直羞愧得无地自容。一个劲儿语无伦次，“不用，不用，我不洗。不，不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洗……”

“不行，你现在是‘定位’了，你的生活必须由我们大家负责，是这里的规矩……”

辛仄自己也搞不清怎么开的第一口，他终于说话了，马喜正和这些人的行为使他感到与这些人一下子拉近了距离。

“你老马知道不，我是杀人犯！”望着跑前跑后服务的马喜正，辛仄突然先开了口。

马喜正笑了笑说：“反正我知道你罪行不轻，这是第6监室，凡是进来的人，大部分都是重刑犯罪。我看你像个教授，是个知识分子，怎么也看不出你敢杀人。”

“真不好意思，我想一死了之，没想到给大家添了这么多麻烦。”辛仄歉意地说。

“没关系，谁都有想不通的时候。”马喜正说，“千万不能自杀，因为这里管理非常严格，是省级先进看守所，他们千方百计把你弄活，你死不成，还一时毙不了，活遭罪。”

“听说你是外省的，怎么上这儿来啦？”

“吉林的。我社会关系复杂，朋友多，怕串供，把我押到这里来。其实，我啥供也不串，我知罪服法，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。”辛仄说。

“你怎么不剃光头？”角落里有人问道，看来，在这里面，杀人并不能引起他们的惊奇。

“情杀还是仇杀？”又有人问道。

他们突然觉得辛仄不古怪了，竟纷纷靠拢过来。

辛仄离开了眼镜，眯着眼望了一下四周，还是模糊，发现屋子里一片“秃老亮”。突然问道：“谁让你们剃的光头？”

“看守所动员剃的。凡是蹲监狱的不都是‘秃老亮’吗？”有个年龄大一些的人回答。

“这就错了。”辛仄一本正经地说，“别以为凡是蹲监狱的劳改人员都剃光头，剃光头是怕生疮生疥。再说，在这里

你50我40的，谁也不会笑话谁。剃个光头有利卫生有利方便。如果说是看守所强迫剃光头，那就是侵犯人权，侮辱人格和人的尊严了。我头一天来时，他们问我剃不剃光头，我不同意。他们说，那是你的自由，随便。”

大家不由向辛仄聚看，觉得这个人讲得挺新鲜。

“看守所羁押的人，判决了的剥夺政治权利的除外，大都是未决犯罪人员，都享受公民权利，还有选举权呢。如果选个什么代表啥的，还可以投票或委托亲戚选举……”

“管教员摘掉你的眼镜干啥？”有人问。

“镜片就是刀片，怕自杀呗。管教人员说了，我需要的时候他们给我。”辛仄环顾一下大伙，接着说，“金所长说了，我确系用来矫正视力的眼镜，应当允许带进监室使用。其它用于美观或养目的平光镜、水晶镜以及单纯的变色镜等，一律不准带入监内。确实需要使用的，由值班管教人员负责发还。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防止监内人员自杀，也是为了确保看守所的安全。”

辛仄又说：“我讲的只是一个道理，再有权利也不上这儿蹲着啊。看守所是国家的专政机器，是羁押依法被逮捕、被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的场所。

“其实，在这里享有自由是相对的，他们把我‘定位’，动弹不得，我就没了自由。而‘定位’是我有自杀动向，怕我一时想不通酿成不良后果，是为我好，摘掉眼镜也是为了我自身安全……你们知道监狱的‘狱’字怎么讲吗？《说文解字》里说：‘狱者角也，取其坚牢之意；狱字从二犬，取守备之意；从言，言者讼也。’就是说，狱字两边是两条狗，所以说自由是相对的……”

大家瞪圆了眼睛听，都觉得这人特有学问。

晚饭后，大家索性团团围坐，让他讲杀人的经过。他们

怎么也不相信这么有知识的人也会杀人……

“我可以给你们讲，但现在不行。”辛仄故意哗啦一声挪了挪脚镣子，“现在给我定着位呢，不方便，一会儿拉尿一会儿尿的，大家也跟着受罪。”

“只要你不想要自杀，看守所就不给你‘定位’了。”马喜正说。

“想通了，不自杀了。人都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。”辛仄一本正经的说，“就凭管教员对我们一片心血，就凭大家对我的关照，我辛仄也不会自杀了，那样做对不起大家。”

第二天，金所长、崔副所长来到第6监室，大家围上来求情，说辛仄教授这么一大把年纪了，他想通了，不自杀了。

崔副所长说：“那得看表现，若是知罪认罪，没有自杀行为，两天后我们就给你解除‘定位’。”

开头有称辛仄教授的，很快就叫开了，他们叫辛仄叫不习惯，索性把辛仄也省略了，直呼“教授”。

辛仄不以为然，说：“教授也没什么了不起，有的教授徒有虚名，狗屁不是，有职称不一定有水平，不客气的讲，我早就该是教授了……我杀的正是一个名不符实的教授！”

辛仄坐下来，还不等解除“定位”就讲了起来……

辛仄杀的人确是教授，一个刚批下来不久相当于教授级别的高级会计师。

他杀的是税务局局长，是他的同乡，同学，战友，“生死之交”。

二

自从那次遇上那件事，辛仄就很少到甄局长办公室了。遇上那件事真窝囊，他越想越窝囊。

辛仄是区税务局办公室主任。他是个业务篓子，是个书呆子，爱读书，啥书都读，知识丰富，人们称他是一部会喘气、会说话的百科全书。他还爱写文章，在报刊上发表的零星文章不算，光专业书就出了三本。都那么大岁数了，他还上函授，弄了好几个大学文凭还不嫌多。他常说，三人同行，必有我师；活着一天，就学习一天。他是本地区小有名气的文人之一。

他有个习惯，别人下班了，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不是看就是写，有时礼拜天也坐个多半天的看呀、写的。

他说难得安静。但坏就坏在他这个习惯上。

那是个礼拜天，他正为甄局长写季度工作总结，因为周一就是全局职工大会，急需用。

他写着写着突然碰上一个问题，必须请示局长。他先给局长家挂个电话，不在，便低着头嗒嗒嗒来到局长办公室。推门而入，那个“甄”字刚喊出口，他的眼睛突然定格了。刹那，他心情慌乱，一时不知所措。他看到了不该看、不想看，而又确实看到，真真切切的一幕。他很尴尬、很难堪、急忙退了出来，悻悻地骑车回家。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晦气，晦气，真晦气！”

我真蠢，为啥不敲门呢？敲敲门就避免了这种难堪。

“是啊，他和老甄俩关系好，好得就差没穿一条裤子。”在场面上，他一口一声“甄局长”。私下里，苏华长苏华短地称呼。他进他的办公室从没敲过门哪。这个死老甄，你干那事咋就不锁门呢，亏得我，这事要是让别人撞上，你咋交待？

想到这里，他也有些紧张了。他看见了，碰上了，他该向甄局长怎么交待？这种事没法说没法开口啊。

无风不起浪。看来，有关甄局长的一些桃色新闻并不是